

卮林卷之五

莆田周 嬰方叔纂

議郎

郎瑛仁寶作七修類藁

記里鼓

郎仁寶曰本朝嘗以記里鼓題試士多有不知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鐵崖記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卽以爲制度又無時與人殊不知唐元和閒金忠義作宋天聖閒內侍廬道隆又造之

議曰舊唐紀元和十五年金公亮修記里鼓車成唐
憲宗於麟德殿觀之宣和鹵簿記作巧工金忠義三
朝志曰天聖五年直昭文館燕肅造記里鼓車以獻
表曰唐元和時典作金公立金公立一作云亮立以記里鼓車
上之至國朝不聞其制今剏意成之又內侍盧道隆
上所創記里鼓車大觀元年内侍吳德仁獻車制天
子用之始廢天聖中燕肅盧道隆所製按楊維禎賦
曰降炎漢以罕記臻李唐而著稱雲騁長以登進燕
匠智以聿成蓋卽所謂云亮立燕肅也柳宗元亦有
賦都無佳語亦不紀時與人考晉輿服志記里鼓車

駕四馬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其中有木人
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過江亡失劉裕定關中
始獲之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
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
鼓行十里上層擊鐃尚方故事有作車法四朝志曰
吳德仁記里鼓車制車獨轆雙輪箱上爲兩重刻木
人手執木槌輪一周行地三步其中平輪轉一周車
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
上一層木人擊鐃凡用大小輪八合三百八十五齒
遞相鉤鎖犬牙相制周而復始此又詳於崔豹然黃

帝內傳曰立女爲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居其右則始於軒轅矣

嵇叔夜

七修類藁又云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于司馬昭欲助毋邱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差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議曰叔夜自謂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心存魏室身死

國讐其不當列名晉史宋人亦嘗談之然魏志注裴松之案本傳曰嵇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邱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行狀濤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異善於鍾會異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

元四年始授相國位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毋邱儉年殺嵇呂此又于寶之自相違伐也予按晉書景帝命司隸舉山濤秀才除郎中轉趙相國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云云魏帝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據所敘次則司馬景王尚存又似在正元時但唐人晉書必不如世期之密要之舉康在魏代耳若濤爲吏部尚書會元皇后崩則泰始末矣除尚書僕射領吏部再居選職十有餘年則在咸寧時去爲選郎二十餘年矣仁寶不知濤魏世曾爲選曹而謂舉康自代疑作僕射領

吏部曰爲之則絕交一書將是後人僞託耶

論何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撰餘冬序錄六十五卷
五平五仄

餘冬序錄曰詩有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
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
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
物朝光何時升

論曰五仄五平六朝詩多有之顧亦永言所至不覺
有合非作意爲之也然顏延之夏夜詩獨靜闕偶坐

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
陰蟲先秋聞子元摘去中四句以就此格豈非截趾
適履之謂乎予按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美目逝
不顧纖腰徒盈盈蘭亭曲水謝繹詩云縱暢任所適
回波縈游鱗陶淵明影釋詩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
故謝靈運酬惠運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宋孝
武帝七夕詩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梁武帝大愛
敬寺詩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西王母命法嬰歌
玄靈曲披雲沈靈輿倏忽適下土儲光羲入東陂詩
暑雨若混沌清明如空虛王昌齡送綦毋潛詩赤岸

落日在空波微煙收張籍城南詩曝鼉亂自墜陰藤
斜相鉤李白登梅岡詩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登
峨嵋山云雲閒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夢遊天姥云半
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北上行馬足蹶側石車輪摧
高岡寄王主簿云幽人停宵征賈客忘早發單父南
樓詩白露見日滅紅顏隨霜凋泛宴喜亭池云月色
望不盡空天交相宜遊石娥溪云溪旁饒名花石上
有好月杜甫北征云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又曰
鷗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送樊侍御云徘徊悲生離
局促老一世張旭草書圖云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

色石櫃閣詩清暉迴羣鷗暝色帶遠客西枝村詩明
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空靈岸云青春猶無私白日
亦徧照入衡州云隱忍枳棘刺遷延胼胝瘡吳筠五
老峰云永用謝物累吾將乘鸞龍皆五平五仄若魏
文帝歌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劉楨詩和風從東
來立雲升西山杜甫題王宰畫山水歌十日畫一水
五日畫一石白居易山雉詩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飲
水韋應物答崔都水詩亭亭心中人迢迢居秦關則
十仄十平至唐皮陸屢以全篇闕勝宋梅聖俞皇朝
劉騫皆有之予曾叔祖如砥西臯集有訪鄧氏山莊

詩云少已厭俗韻卜宅傍五瀨壁取赤石疊瓦伐紫
竹蓋探討得月窟賦詠叶地籟尚素著卉服用壯繫
革帶近世遁跡士抱守爾獨大二云全生逃喧卑修
眞欣幽深桃花緣清溪漁人穿長林牀攤餐霞書鑪
烹還童金回廊常鸞棲環階曾龍吟嵇康如猶存當
來談遐心三云青巾棲山陽白板掩澗溪開簾瞻毛
詩斲硯注老子孤雲酬無言獨鶴伴久視清高於陵
侔朴野鄭圃擬庭除眠黃牛不飲洗耳水四云避俗
欲返朴眞從蒼林居適意撫臥鹿忘形觀遊魚斗竭
靖節酒毫揮王猷書一劍氣閃爍三花枝扶疏紫霧

滿戶外人行求茅廬亦可稱流利輕便也

朱碧

餘冬序錄曰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
白樂府看朱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簪花
詩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論曰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簷露滴爲珠池水合成
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
益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此詩何曾一及杯罍而
云彼昏不知且令三酌又多何遽五色不辨武后如
意曲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將謂懷人

之際姑酌金罍而至於狂惑乎郭遐叔贈嵇叔夜詩
心之憂矣視丹如綠梁武帝擣衣詩沈思慘行鑣結
夢在空牀旣寤丹綠謬始知紈素傷雖言亂眼之花
皆喻愁心之結蓋風人滑稽語乃可以爲眞耶丹綠
爲言固王諮議朱碧之祖抑詩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箋云莪已長大視之以爲蒿喻憂思心不精辨也郭
語又從此導源耳元稹詩云書得眼昏朱似碧則歎
老之詞矣德麟詩意或謂酒色青碧乃佳未必用看
朱語

人日

序錄曰人日登高見唐人詩今人但知九日是費
長房事耳

論曰唐喬侃韓愈皆有人日登高詩宋之問有人日
軍中登高詩咸率爾登陟非闕勝遊景龍文館記曰
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令
學士賦詩李乂李嶠劉憲趙彥昭宗楚客蘇頌六人
皆有作而鮑溶人日與范侍御宴詩云莫厭頻頻上
此臺則亦登高也蓋唐以人日登高爲故事矣然荆
楚歲時記人日造華勝相遺登高賦詩故北齊陽休
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又壽陽記宋王正月七日登

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城下，令皆飲一爵。晉桓溫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峰銘述征以爲魏東平王登壽張安仁山刻銘於石曰：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則繇來舊矣。鄴中記石虎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蓋老子曰：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芳。春皆足登臨何必人日也。若嵇含詩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是日登高者豈以子晉緱山控鶴之辰而思舉手爲別乎？

能火

序錄曰弘治戊午夏熊入京師大司馬乞嚴武事
備盜賊春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須慎火未幾
京城災禮部燬焉或問此占出何書春曰宋紹興
己酉永嘉災先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
則謂倅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宜慎火燭果燒官
民舍十有八余憶此事爾

論曰崇禎壬午歲杪上猶南鄉民於大林中搏得一
熊昇致堂下邑民聚觀咸曰黑虎瑞物也明府善政
所致予答言此熊耳亟當慎火半月許爲癸未元日
朝賀畢次詣學宮忽見東城火光燭天出視之已延

燒百餘家幾及縣門而止隨而處處火起廨中亦災
縈禳於百神三月乃息余亦偶憶能火之言不知其
又驗也

明楊

隱囊

丹鉛錄曰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
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
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簷車跟高
齒屐坐棊子方褥馮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
東遊佚兒隱囊紗帽坐彈棊